



我的“牛人+亲人”导师

当年,作为刚踏入心仪的上海医科大学校门、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大一新生,马上就遇到了学长学姐们口口相传的基础“硬课”——《有机化学》,而且是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莘莘学子心目中有如“魔神”般的夏鹏教授上这门硬核基础课。同学们就在忐忑惶恐中迎接这位历届学生仰慕又害怕的“牛人老师”对我们“有机轰炸”。原以为会被“炸”得晕头转向,然而很快,我们就沉迷在夏老师深入浅出又旁征博引的知识海洋里,徜徉在夏老师描绘的有机化学带给人类无限精彩的世界中。

折服于夏老师渊博的知识和充满激情的教学,大四毕业设计寻找导师时,一向胆小的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夏老师,小心翼翼地请他指导我毕业课题。当时,自以为夏老师一定不记得有120位学生的大课中,每次都安静地缩在前排角落听课的我,没想夏老师不但说出我的名字和课堂表现,而且爽快地答应了。那时的我禁不住满心欢喜,庆幸自己成为夏老师的学生;同时又止不住叹服,牛人老师所具有的超强记忆力和敏锐洞察力。

本科毕业恰逢学校新政,作为新教师,我幸运地留在夏老师的课题组里。1995年,通过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我又幸运地成为夏老师的在职硕士研究生,两年后继续在攻读博士学位。可能受“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儒家文化熏陶,我一直非常敬重夏老



师,而夏老师对我亦师亦父般的培养和照顾,帮助我在教学科研工作中逐渐成长、成熟。匆匆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无论在学习、工作,还是生活、处事中,夏老师都给予我无尽帮助和宝贵人生经验,曾经三尺讲台上那那严苛睿智的“牛人夏老师”在我心里慢慢成为幽默风趣又敏感心善,痴迷科研又不乏傲骨的和蔼可亲的“亲人夏老师”。

跟随夏老师从事科研几十年,我深知他真正看重的,还是成为一名纯粹的“科研达人”。每天,夏老师最开心和最快乐的时间大概就在实验室里,和学生们一起讨论科研问题,寻找解决方法。这期间,他会细心地教我们要仔细观察实验现象,捕捉化学反应的细微变化,实验记录要如实完整,要我们始终记住科研不可以马虎,实验数据不可以有假,实验结论不可以想当然,实验慢一点不怕,就怕懒惰不细致。这些夏老师常说的看似老生常态,如今依然萦绕我耳边,也成为我对学生时常“唠叨”的家常。

在科研中,夏老师就像一座可以不断汲取知识的宝库,慢慢引导我打开科学研究的大

门;生活处事上,夏老师同样是奥妙无穷的智慧宝典,以智者的诙谐,授我以克服生活难题的灵丹妙药。如遇到委屈的事或者被误解时,夏老师会说“吃亏就是赚便宜”,当时不解,历经很多事情后今天的我,觉得这真是充满智慧的至理名言,何尝不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哲学翻版。“学化学的,没有一个不会做饭的”这句夏老师名言,竟然使我这之前从未做过饭的女生,在朋友来家时也可以自信的在厨房露一手。夏老师的这些人生哲言让我感受到,教学科研之外的生活同样充满了戏剧和喜感。

2023年12月4日,敬爱的夏老师驾鹤西去。而后每个节假日的登门拜访、日常的微信问候,亦或随时随地的电话联系,全都戛然而止。一种不真实感常常会在节日里浮现,仿佛一转身就能听到夏老师充满智慧又慈祥的笑声。然而不得不面对现实,打开封存的记忆,是该写点什么,纪念悉心培养我、指导我在教学科研上逐渐成熟的恩师——夏鹏教授。

无法用言语细细述出,培养出全国劳模、企业领导、科研能手,高校教授等桃李满天下的夏老师全部事迹,但他勇于创新、追求卓越的精神,与人为善、待人真诚的做人态度,爱生如子、悉心培养的师风范,是我珍惜并终生学习的榜样。

陈瑛(药学院教授)

相辉纵论

类似于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赫拉普钦柯在谈论一部古典作品命运与时代的关系一样,中医药典籍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其一是中医典籍的部分认识虽历经千年,至今仍在其本义范畴指导临床;其二是中医典籍里曾经首要的内容现在变得不那么重要,而曾经不重要的内容却变为首要;其三,中医药典籍里的部分理念、观点、疾病治疗和对药物的认识,被后来的医家所转义和再定义,以新的方式作了新的理解,不完全是原作的初衷;其四,随着历史的发展,部分中医典籍在指导临床实践、启迪临床思维和药物研发上失去了其生命力,而成为文献学或历史的研究对象。

传统中医四诊信息来自医患间的互动,但诊断结果却来自医者个人的综合判断,且缺少像现代医学那样明确的检验报告展示。故而尤其不能不重视社会对中医药知识的认知,不同知识储备患者群体对中医药有不同的态度。

我也深切地感觉到,要写中

医药就不能只写那些已经成名成家的大师,还要写那些正在拼搏中的莘莘岐黄学子;要写中医药就不能只写偏方轶事和古早过去,还要写当下医疗环境中的中医药和中医人的思考。要写中医药视野下的医者和患者,要从生活中去发现这些散在的中医药智慧,以准确完整地让中医药理念和方法得到活脱脱的呈现。要写中医药就不能只写望、闻、问、切,还要写微观辨证和辨证的微观化,写现代科技加持下的中医药科学研究和真实诊疗环境下的中医药临床实践。要写中医药就要好好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就要用心去体验这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长起来的中医药,才能写出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共同团结奋斗的新时代中医药篇章。

高振(附属华山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医生)

轻舟已过万重山

当思绪重新回到那大山怀抱中的王民小镇,我才真正理解了西望二字。向西望去,是那片星空下的静谧、是黄土地的绵延,是变迁的伤痛疤痕、是冗长的时代命运,也是在星火中重燃的希望。

只有扎根祖国大地,才能生长出真正的家国情怀。于是去年的初秋,我乘了七小时的大巴

车来到西吉县王民乡,开启为期一年的支教生活,青稚少年用双脚丈量祖国大地,不知未来有何新的感悟。而今想起,已是轻舟驶过、山影重重。

西吉县离我的家乡并不远,但这里的黄土气息却更加浓厚。也许是受西海固大山的影响,在这里,一场冬日的大雪便隔断了山与山外的声音,僻静的小镇仿佛成了“无论魏晋”的桃花源,夏日的午后与深秋的夜空都是我最低闲的时光,我可以抛下一切去发呆、去幻想、去端详西部大地,这里有质朴、纯粹的黝黑,有清甜解渴的红,这里藏着数十年如一日的炸串小店,这里藏着一双双炽热的眼睛,凝视着远方。

在临别前的一晚,伴着王民星空,我在宿舍给学生写了一封信:要走出这片大山,只能依靠学习,才能真正看到这片大山外更广阔的世界。

离开王民的那个下午,路过学校的小花园,瞥见几枝灌木肆意地生长。记忆中还是几株小小树苗,等回过神来已经及腰之姿。在这一年中,对学生有失望、焦虑、恨铁不成钢,但更多的是期盼、是祝福,愿他们像这灌木一般,在一届又一届复旦学子的接力下,突破黄土的桎梏、向阳而生。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不经意间再回首,大山里的孩童,也遥遥已过万重山。

朱玄哲(2023级经济学院研究生)

梅子熟时栀子香

初夏是栀子花季。大花栀子开了,状如蘸饱墨汁的毛笔尖的绿萼,把雪白的花瓣层层舒展开,终于开成一朵皎白的云,即使在漆黑的夜里,也是耀目的。大花栀子香气浓烈,有人觉得它不够清雅,格调不高。其实大花栀子变种,原种的栀子单瓣,花形小巧细致,香气也清幽。小时候偶尔能见到这种栀子,卖菜的农妇将一把栀子花挂在挑菜的扁担上,六月湿热的农贸市场漾起一股冷香。

南方的栀子寻常巷陌随处可见。咏栀子的诗词不少,比起李

商隐心事重重的“栀子交加香萼繁,停辛伫苦留待君”、韩翃的“葛花满把能消酒,栀子同心好赠人”,我更喜欢王建“闲看中庭栀子花”和陆游“清芬六出水栀子”这样平实的白描写法。韩愈的《山石》里写栀子,“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雨后黄昏古寺,阶前芭蕉青绿栀子娇憨,有蓬勃的山野之气。张祜的“南檐架短廊,沙路白茫茫。尽日不归处,一庭栀子香”也极有画面感,让曾在庭院里种过栀子的我为之神驰。

栀子之名得自栀子果。酒杯古称“卮”,栀子花的果实酷似小酒杯,故得“卮子”之名,“栀子”正是由“卮子”而来。友人说她小时候在老家,大人经常上山砍柴。某日母亲从背回的柴枝里摘下了几颗橙红的小果子,告诉她那是黄栀子,能把雪白的米粉糍粑染成漂亮的黄色。从此,在新砍回来的柴堆里翻寻栀子果,成了她单调的少年时光里的一桩乐事。

栀子夏天的花,而夏天正

光影书画

夏日的光与影



透过这扇窗,看看夏日复旦的光与影
雨后初晴的第一缕阳光
透过百年梧桐的缝隙
在复旦的红墙绿树挥毫泼墨

图/李根延 文/杨卓雅

是毕业和离别的季节。偶然见到校园里毕业生摆在路边的旧书摊,我停下脚步,买下一本也许根本无用的书。他们不推销,不多话,只是默默微笑。我喜欢这样安静的告别,和并不相识的年轻人,和终日与书相伴栀子花般的青葱岁月。

“过去事已过去了,未来不必

预思量。只今便道即今句,梅子熟时栀子香。”弘一法师《晚晴集》里抄录了石屋禅师的这首偈子,这末一句恰是江南夏日风物的写照。

戴蓉(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师)

诗苑卿云

秋山

猎猎风蒲外,山山黄叶飞。
飘飘何所似,片片蝶衣轻。
寂寂人定初,凄凄寒露零。
杳杳钟声晚,徐徐带雨行。

杨博达(法学院2023级本科生)